

文学

后台

朱竞

著

作家出版社

社



文学后台

朱竞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学后台/朱竞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5.3
ISBN 978-7-5063-7759-1

I. ①文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06420 号

文学后台

作 者: 朱 竞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翟跃飞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470 千

印 张: 26

版 次: 201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759-1

定 价: 39.8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文学后台有新景

谢冕

她把当今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看成了一座舞台。前台是文学家们向着公众和媒体的公开演出、作品的展示和批评，获奖或不获奖，研讨或被研讨，演出的是一幕又一幕作家、批评家和读者无比生动的社会人生的活剧。她原本就是这个文学的前台的人：写一手漂亮的散文和随笔，还写文学批论，又长期担任文学杂志的编辑，主持过有广泛影响的大型文艺理论的刊物。一位长期活跃文坛的作家和编辑，此刻却出人意料地选择相对僻静的文学现场的另一端：文学后台。后台是同样一派瑰丽的风景，它从一侧面可以窥见文学产生孕育的原点，作家批评家们的日常言谈举止、衣着、习性、嗜好等细节的林林总总，从而生动地展现当今文坛的真实。这对文学的“前台”是必不可少的补充。

生性活泼的她，从来不拒绝热闹的她，而且一直在文学和艺术的前沿旋舞的她，她的这番动作多少有点引人遐想。想当初，她长裙迎风，风情万种，曾经吸引了人们几多艳羡的目光！然而此刻，她决意退离那令人目眩的一切，如舞罢卸妆的演员，褪去脂粉和环佩，孑然在欢腾的背面——静思。人们只熟悉那个活跃于文学现场的朱竞，人们还不熟悉此刻在后台托腮凝思的朱竞。原先，人们是被她的快乐、奔放、睿智、美丽迷惑了，人们很难想象此刻的她，一个自觉和繁华保持距离，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，在一旁静观默察、理性沉思的她。

这本叫做《文学后台》的书，是朱竞的新著。

朱竞出过一些书，而这是最引人关注的一本。她写当今活跃在文坛的人物，而且是依靠她和这些人物直接接触得到的第一印象书写的。这是人物特写，也是印象记，是散文，也是评论，这是她利用这几年在编辑工作的余暇，一篇一篇写作，积攒下来编辑成书的。这些文字生动地凝聚了她的文学生涯的经验，融汇着长期人际交往的心得，这是她以活泼生动的文学形式，对她的书写对象加以冷

静、缜密的审视观察的产物，其中有冷静的体察和辨析，也不乏她惯有的轻松和谐趣，她能够以近距离的观察和体验捕捉访问对象的特点，通过细节的描写，传达她的第一感受。

在这一点上，朱竞的身份与其说是一位编辑，更像是一位善于描写人物特性的作家；与其说是一位客观采访的记者，更像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善解人意的朋友。这些文字有力地证明了朱竞的才华：说明她可以是文学前台吸引众人眼光的舞者，也可以是静默默地在后台冷静观察和沉思的批评家。过去人们只知道热情接待过各种作者、伏案辛勤处理稿件的她，人们不知道除了编辑和记者工作，除了文学和评论写作，她还有这一招出奇制胜的本领。显然，在她的这些著作面前，那些声称对她的才能有了解的人，有了他们的疏忽。朱竞的才华是全面的，不仅在她的文学活动上，也在她的创作和研究上。她有惊人的能量和精力，人们戏谑说，只有她想不到的，没有她做不到的。当然，这是有点夸张的“戏说”，不必当真的。

现在让我们还是回到此刻谈论的《文学后台》上。这本书写了许多人，其中有叱咤文坛的风云人物，也有默默耕作的辛勤学者，他们在朱竞的笔下纷纷显露出了原形，可爱之处，可敬之处，也包括可笑之处。她的文笔，亲切、生动、不造作，活泼又不乏理趣。大处严肃，小处轻松，文思绵密，挥洒自如，开合有度。行文不求全面，也难得全面，仅就一点而言，真实生动便已足够。当然，也不可能完美，文间时见疏漏之处，行文亦见匆促之处，但以“日理万机”的她，有这般勤奋用心，有这般日积月累，便已感人，已是难能可贵了。

她是成熟了，人生的、艺术的成熟，可能还有文字的成熟，我是为她欣喜的。犹记当年，净月潭边初遇，一撑花伞，一袭长裙，袅袅婷婷。询问相见者谁？答曰：“朱竞。”我问：“莫非就是访问过一百位人文学者的朱竞？”答：“就是。”我说：“好啊朱竞，你访问了那么多人，独独把我落下了！”她慢吞吞地回答说，“给你发函了，你不搭理我。”我也笑了：“你不早告诉我，你是这般的一个人子！”于是相视一笑。我们就这样相识了，这就叫不打不成相识。这座春天常驻的城市，便是我和朱竞相识的城市。临别，她送我一帧他和程文超合影的照片。这可能也是程文超最后的照片，我很感动。自此，我们“冰释”了“前嫌”。

朱竞新书要出版了，要我写几个字。以上写的，就是我对她的祝贺。

2014年5月25日于昌平北七家村

我的朋友朱竞

高秀芹

以前我零零星星写了有关我的朋友朱竞的文字，这对于像朱竞这样迷人的丰富的人来说，是远远不够的，现在我要静下心来好好写写朱竞，我眼中的朱竞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也许是最了解朱竞的人，因为在最近几年里，我们很多时间都在一起吃喝玩乐，除了没有做更多的坏事，可谓好事做尽了。当然，也许我最终被朱竞蒙蔽了，每个跟朱竞做朋友的人都觉得最了解朱竞，也许，我描述的朱竞只是她丰富性格的一个侧面而已，都是瞎子摸象，从哪里开始我的摸象呢？

说吧，记忆，朱竞的粉丝这次要大开眼界了。

先说美女朱竞。

看，那个叫朱竞的女人来了：大红的裙子配着翠绿色的夹袄，一双红色的靴子晃着人的眼，两个红色的大耳环在她的风姿绰约中摆动，这些色彩，这些样子，穿在她身上却是招摇的，贴切的，唯美的，迷人的。真正的大美女呀，一副天生的衣服架子，衣服搭在她身上，怎么搭怎么好看。她又自幼学习美术，对色彩、搭配都可以说是专业的，在人群中放眼望去，那个木秀于林脱颖而出的人肯定是美女朱竞。她不去从事服装设计或者别的跟服饰有关的职业，而跟我们这些没有美感的人混迹于文坛，真是屈了大才。

2005年夏天，比较文学年会在深圳召开。我是在首都机场跟朱竞一见如故的，还没有到深圳，我就想跟她一起“睡”了，本来有一个小美女已经给我订了房间，要在会议之外的所有时间跟我厮混的，我一看见美女朱竞，就有点得陇望蜀了，言不及义地跟小美女说要移情别恋了，小美女横眉冷对，恨不得当场把我吃了。我一看阵势不对，赶紧说，晚上还是跟你睡，白天我去大美女那儿。小美女冷笑说：好处全让你一个人占了呀。到深圳已经半夜，我赶紧洗洗睡觉，半夜里我听到小美女磨牙的声音，心里直出冷汗。

我拉拉杂杂地把当初的复杂背景交待出来，只是要表达我因为美女所遭受的打击。第二天早餐时，我就跟朱竞混在一起了。朱竞一出现，所有的眼光都刷刷地过来了，什么叫美女，看朱竞就是了。我们刚取了东西，看到温儒敏老师远远地在一个桌子上吃饭，我赶紧过去请安问候，极尽孝顺之能事。朱竞也跟着我过来请安，我们就端着盘子坐在温老师旁边，过了一会儿，过来两位青年才俊，一见朱竞就喊美女，朱竞稍微谦虚了一下：“老美女。”其中一个青年才俊果然亲切地叫“老美女，老美女”，就这样边吃饭边跟老美女说话。温老师已经快吃完了，实在看不下眼去了，就正色道：“老美女多难听呀，是资深美女。”于是，当场朱竞就从老美女升级为资深美女，她对温老师感激涕零，就像一个副教授一下子破格提升为教授了。

再说女人朱竞。

作为美女的朱竞跟作为女人的朱竞比不知要逊色多少。美女有的是，满大街整整容，化化妆，割割眼皮，一大堆美女，何况自从提升为资深美女后，就像被打入冷宫了，那样的美毕竟带上了不可挽回的岁月的痕迹，再美的美人怎么能抵抗得了时间呢？让资深美女和老美女都从朱竞身上脱落吧，回到本源，最有魅力的还是女人朱竞。

让我怎么叙述这个女人呢？这个历经风霜却依然爱着笑着宽容着欣赏着的女人，大气磅礴，透彻自信，招蜂引蝶，活力四射。文坛上很多人都知道朱竞的前世，我更看重的是朱竞的今生。这就是女人朱竞的魄力，大刀阔斧地革命掉不堪回首的婚姻，就像自己割断一根病入膏肓的盲肠，然后擦干血泪，带着刚刚两岁的儿子上路了。二十多年来，她要养儿子，要自己修炼，要办好刊物，要学习新知识，她就这么没有抱怨地跟生活较起劲来。

我看到的是朱竞的今生。20年后在生活的涅槃中飞翔的凤凰，儿子蒂尼在阳光下像一棵白杨树挺拔健壮，幽默懂事，体贴好学。朱竞还在成长着，越来越美，越来越理解人，越来越有魅力。我经常想朱竞是怎么度过这20多年的，她心情不好时怎么办，没有钱时怎么办，下水道堵了怎么办，孩子病了怎么办。可是，朱竞从来不说生活的困苦，她要展示的是她的美好，她的爱，她的迷人，她的波澜壮阔。我见过一些单身女人，孤僻，乖戾，苍老，封闭，多疑，爱在那里已经像冬天的干果一样被冰封了。她们评价起人和事来，决绝、不宽容，甚

至很尖刻，在朱竞身上却看不到一点点这些狭隘的东西，她敞开、透明、宽容、善良，关键是她还爱着这个世界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。

我认识朱竞时，她其实已经44岁了，我惊诧于她的带着风霜的成熟的美，那是一个成熟女人才有的魅力。可是，在成熟的后边，我更惊诧于她无限的活力和能量，在眼睛上闪着光，在皮肤上打着滚，在嘴角边荡漾着，在裙角上婆娑着，在鞋跟上敲打着。她就着这样动着，爱着，劳作着，一个女人有这么强健的生命力，是上天的恩赐。

这个女人成精了。

再说说女朋友朱竞。

当然，我看女人朱竞更多地是女人看女人，女人欣赏女人，还是很客观的，女朋友朱竞不是客观的了，是我纯粹主观的喜好，我要很坦荡地说：我喜欢有我的朋友朱竞，有这个朋友，值！

作为朋友的朱竞是侠义的，友好的，温存的，善意的，她是我在任何时候出现任何问题的依赖。朱竞帮过多少人，估计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了，只要她能够，她一定会帮忙，只要别人有求于她，她一定会慷慨相助。东北人的豪气和山东人的侠义在她身上水乳交融，我这个自认为很侠义的山东人，一见到朱竞只好大声叫朱老大了。

女朋友朱竞远远比这要好用得多，简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，我每次遇到不愉快的事情，经朱竞一说，立刻就起死复生了。她在一篇文章里说我是股票大盘，很不稳定，其实，她有点夸大其词了，我是一个很透明的人，喜欢的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情绪比一般人要稳定的多，搞得我有口难辩。好在朱竞说我什么，都不是出于本意，我也就谅解她了，至于名誉损失也就一笔勾销了。

几年前，我正犹豫要不要申报职称，我把方方面面的情况跟朱竞说了，她立刻就鼓励我，只要符合资格就不要放弃，并拿她自己做例子，我还在犹豫，她说过两天到北京好好开导我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她从来比我还要着急。她很快就从遥远的长春过来了，比我从北大到她在北京的家还快，我被她推着向前走，从申报个人陈述，到现场的服装，到语调，她都给与指导。没有想到我竟然全票通过，这是出版社多年没有的事情，我知道朱竞心里比我还高兴。

朱竞长我几岁，对世道人心的看法远远高于我，她又是自己一路滚爬打磨过

来的，所以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很地道。我有了这么个生活的大姐，少走了许多弯路，多看了许多风景。我经常哀叹：假如我没有朱竞，我的生活会怎样？女人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要有贴己贴心的女朋友，否则生活太悲惨了。

最后说说女编辑/女作家朱竞。

朱竞是编辑界的著名人物，我们开玩笑说她已经把中国文学的全部大师一网打尽了。看看她办的刊物，那些声名远扬的学者一个个排在上面，这个刊物不是办在北京，也不是办在上海，而是山海关外的长春呀。如果不是朱竞的影响力和魄力，怎么能有这么多的好稿子呢？

其他同类刊物的编辑估计已经恨之入骨，一个个咬牙切齿，怎么便宜全让这个资深美女占去了？气也没有办法，谁让她是朱竞呢。如果我是新闻出版署的官员，我就下发一纸文书，让朱竞把全国文学刊物统统编发拉倒，要不她那些劲也要用到人身上。

朱竞出了不少书，我看到的有两本，或者说我们认识后，她送了我两本，以前的就像过去的情人一样已经不堪回首，过去就过去了。这两本书名头都不小，一本是《汉语的危机》，一本是《世纪印象》。《汉语的危机》是朱竞编著，体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朱竞对汉语的思考、忧虑和批判；《世纪印象》是在世纪的转折点上，朱竞对百名文化名人的采访和记录，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性格、问题和忧思。最有意思的是当我把朱竞介绍给导师谢冕先生时，他竟然问朱竞：“听说你采访了100名著名学者，怎么没有我呀？”朱竞说：“谢老师，我也给您发问卷了，但是，你没有理我呀。”谢老师忽然想起来了：“是有这么一件事情，朱竞这两个字，看不出是一女的，更看不出是一美女呀。”我说谢老师您后悔了吧。谢老师夸张地点了点头，我冲着朱竞说，没有谢老师，你那本书等于没有出，赶紧修订吧，把谢老师加进去。

我和导师都等着朱竞来采访那个关于“世纪”的话题。

从2005年夏天到现在，我和朱竞认识已经十年了。我们从“一见钟情”到“两情相悦”，从一见如故到相知相守，这几年里她和我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我们也出现过争执，但是，我们从深挚的感情上理解对方，在真善美中，朱竞首先是善，然后是美，最后是真，她的真永远被美和善遮蔽着，所以，真是最难的。

以上文字送给朱竟的《文学后台》。还有一小文《陪朱竟倒时差》是几年前写的，也送朱竟，爱要不要，不要就扔垃圾箱吧。

陪朱竟倒时差

江湖上都知道我的朋友朱竟，就像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一样大名鼎鼎，我也就认了。虽然我一贯是个喜欢热闹的人，但是，碰到我的朋友朱竟，带给我的热闹还是超越了我能承受的程度。还好，她这次路过北京，只是她去德国的中转站，走之前我们信誓旦旦地鼓励她：去把德国纳粹一网打尽。

我的平静生活开始没有几天，我就想念我的朋友朱竟，事实证明，我已经离不开她带来的热闹，就像有些人离不开鸦片，我是一个多么缺乏控制力的人呀。要是搁在往常，我会给她发短信、打电话，使出各种伎俩骚扰她，可是，她现在远在产生过法西斯的德国。这个土鳖，走之前竟然不知道移动要开通才能通，还以为全球通真的就全球通了，她移动到哪里都能移动，她的力量到德国竟然不动了。

按照能量守恒定律，她那些积蓄下来的能量回来就是一个小小原子弹，非把我们搞垮不可。她在德国的能量，我没有通过全球通洞悉，是后来通过她发过来的照片和讲述知道的，她在德国又把那个所谓的柏林文学节搞得不能自持，看着她发来的那些花花绿绿的照片，我就知道她出使德国的使命已经完成。

2009年3月16日，我正在家里没有头绪地看一本英文书，忽然接到朱竟的短信：“现在上海，等8点半的飞机回北京。”我知道我的热闹生活又要开始了，我一边合上书，一边想象着从洗礼过德国回来的朱竟是个什么样子。

我等待着她的飞机，就像等待着遥远归来的情人。我知道，从那一刻开始，我的生活就开始进入另一个节奏，只是没有想到这一次的热闹是从倒时差开始的。关于这一点，朱竟在她的博客上已经彻底交代，她喜欢在博客上写那些狗屁的生活琐事，我被她一再暴露。很多人找我的博客，我反感那些鸡拉下猫尿下的臭事，自己的那点小事儿展示出来，没多大意思，所以，至今我还没有决定开博客。昨天我实在有点无所事事，就像她的崇拜者一样追踪朱竟的博客，看到她写的倒时差，妈了个脚的！她又把我搞进去了，我这两天陪她倒时差，已经生不如死，我给她打电话，痛斥她，她嬉皮笑脸地说，你也写个倒时差吧，贴在我博客上。我又怒冲冲骂了声，妈了个脚的！写就写，贴就贴，谁怕谁。

这个世界有三陪、四陪，陪吃，陪喝，还有陪××，我就知道了，我这两天是陪着朱竟倒时差。我不敢说自己是游历丰富的人，但是，美洲、欧洲、非洲的国家也去了一些，美利坚、法兰西、德意志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捷克斯洛伐克、埃及等等，几年下来世界上有趣的地方竟然去了不少，我就不信有时差这回事。我对那些意志薄弱的同志们再三教导说：忘掉时差，天黑就睡，天亮起床。可是，没有人听我的教导。我只好身体力行，以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跟着太阳起，跟着月亮睡。所以，我到了任何一个地方，都比在家里睡得好，睡得香，睡得足，睡得甜，用朱竟的话说就是“就你那没心没肺的，死猪似的”。

我这一招真的行，忘掉时间，把自己的生物钟调到当地时间，只想着本地时间，我每试必爽。朱竟此次去德国前，我苦口婆心地教导了她半天，随时调整到当地时间。可是，她回到北京时间后，还时刻想着德国时间。一会儿看看她新买的德国手表说：“现在是柏林时间，下午4点。”其实我们已经陪她到深夜一点多了，我们一边喝着茶，一边嗑着瓜子，听她说德国的见闻。德国文学论坛主席怎么着迷于她，我说你怎么知道的，她说：“他不停地给我说话，说的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，我让翻译给翻译，翻译笑着摇头。”我没好气地说：“他在用法西斯语言骂你呢。”我们可以想象，美丽绝伦的朱竟怎么迷惑住这个欧洲老头的，她那些花枝招展的衣服怎样无声地诉说着中国女人的风情，德国男人能懂吗？一个是对牛弹琴，一个是对朱扬红布，朱不语，牛不斗，真的有意思。

我们陪着著名的朱竟倒德国时差，一陪就是到了北京时间3点多，朱竟的眼睛越来越亮，放射出迷人的光芒，我们被她搞得东倒西歪，仓皇逃走，赶紧回家睡觉。第二天早晨6点半当闹钟鸣叫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地，想了一大会儿，才从床上跳下来，赶紧做早餐，女儿要上学，我要上班，今天是2009年3月18日，星期三，北京时间早晨6点半。

周二一天我都在迷茫和半迷糊状态下度过的，这都是我的朋友朱竟的德国时间害的，我像行尸走肉一样过了生不如死的一天，味觉触觉视觉听觉都迟钝而无味。上午10点我实在悲愤难忍，就气急败坏就打电话给朱竟，响了好大一会儿，她才接我的电话，还打着哈欠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现在是德国时间半夜3点，不要打扰我，我还要睡一会儿。”

天哪，什么时候朱竟能忘掉德国时间，调整到北京时间呢？

这就是我的朋友朱竟。

目录 II ▶

序

- 001 / 文学后台有新景 谢冕
003 / 我的朋友朱竞 高秀芹

跋

- 400 / 文学后台有故事 朱竞

印象

- 003 / “艾青，你在哪里”
005 / 哈萨克族的骏马：阿克拜尔·米吉提
008 / 田野白桦静悄悄
012 / 白桦：在“钢丝”上行走
014 / 阿来的草本情怀
016 / 柏林遇上毕飞宇
018 / 像毕淑敏这样生活
021 / 蒙古族作家巴根
023 / 陈忠实：人生如蒸馍
026 / 北国圣雪迟子建
029 / 范曾：心有大爱，方为大师
031 / 冯骥才：心中有敬畏，才能有良知
033 / 丢失了公木的手稿
036 / 当过右派的郭铁成
039 / 高洪波，孩子们的“大高老师”
041 / 穿旗袍的高秀芹博士
052 / 洪子诚：书生人情纸一张

- 054 / 何西来：拒绝对历史的遗忘
- 060 / 郝敬堂：为爱正名
- 062 / 康洪雷：保持单纯才有奇迹
- 064 / 翻译家柳鸣九
- 066 / 刘文西：我的作品中国人天天都在看
- 068 / “我叫刘震云”
- 070 / 刘亮程：希望有一天能够像驴一样地叫
- 074 / 有内功的作家刘醒龙
- 076 / 大胡子教授李新宇
- 079 / 李迪：别开枪，我是好人！
- 082 / 李炳银，这样较劲为哪般？
- 085 / 李建军：文学还能更好些吗？
- 087 / 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
- 089 / 梁永和：诗意灵性画红楼
- 091 / 罗勇醉酒记
- 093 / 一壶老酒
- 095 / 骑自行车的莫言
- 097 / 1987年时的马原
- 100 / 钱谷融：没人打麻将，只好去下棋
- 103 / 画家乔十光的大漆园
- 105 / 鼓浪屿的岛主——舒婷
- 108 / 怀念史铁生，是一种痛
- 112 / 喜欢戴围巾的铁凝
- 114 / 谈锡永上师
- 120 / 王成刚老师
- 123 / 王元化走了，也带走了一个时代
- 125 / 编剧王朝柱
- 127 / “无趣”的王必胜
- 129 / 王安忆：我们都处在过程中
- 131 / 率性的谢冕
- 135 / 遥想谢泳教授当年
- 137 / 徐中玉：做“改良人生”的人

- 140 / 徐剑的剑胆雄心
143 / 萧立军：钢性的存在
150 / 温文少语的阎纲，为文则锋芒逼人
153 / “惹是生非”的阎连科
156 / 听叶朗讲鲤鱼洲
159 / 有一千副耳环的叶广苓
162 / 易洪斌：万骏奔腾显精神
164 / 尤凤伟：偶尔也想去乡下种地
170 / 周其凤：“我不是演员”
174 / 赵瑜的雅趣

对 话

- 179 / 由传统出版向外扩延拓展——访作家出版社社长葛笑政
187 / 关于《独立调查启示录》访作家赵瑜
199 / 生命之“轻”与翻译之“重”——访翻译家许钧
211 / 宁愿“生活在别处”——访评论家孟繁华
216 / 我们生活的时代——访学者谢泳
225 / 不从的精神——访批评家李建军

书 缘

- 233 / 惹祸的《无冕皇帝》
236 / 赵瑜和《牺牲者》
239 / “这个女人是情种”——评《湘夫人的情诗》
243 / 花自飘零何处去——读李迪近期作品
248 / 千年蜀道古今荣——邹瑾《蜀道重光》的文化价值
255 / 一个头脑清新的知识分子——读谢泳的《杂书过眼录》
258 / 站在“五四”旗帜下的批评家——读王彬彬的《吐不尽的狼奶》
263 / 这样的敌人越多越好——读李建军的《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》
268 / 温暖的光芒——读《开眼》有感
271 / 寻找心中的精神图腾——读徐剑报告文学《浴火重生》

- 275 / 心中的旷野——读鲁枢元《心中的旷野——关于生态与精神的散记》
- 278 / 神圣的回忆——读蔡翔《神圣回忆》
- 281 / 乡村与城市的对话——评刘迅甫纪实组诗《农民工之歌》
- 285 / 梦回中国——评《梦回东方——华侨华人百年心灵史》
- 287 / 爱，永不止息——读周国忠《弟弟最后的日子》

往 事

- 291 / 静静地等你来
- 298 / 四月的三大战役
- 308 / 西域行
- 316 / 从共青城到庐山
- 319 / 编者有意
- 325 / 鄂尔多斯的哈达
- 328 / 走山西
- 331 / 悉尼·伊丽莎白大街539号
- 337 / 在加拿大东部的三天
- 345 / 结缘香饵胡同
- 348 / 三月雪
- 351 / 颠沛流离的记忆——我的小学生活
- 355 / 邻家故事
- 364 / 家安
- 371 / 待到霜花雪化时
- 380 / 家在通榆

评 说

- 385 / 朱竞：关于《世纪印象》的采访手记
- 388 / 赛妮娅：朱竞与《世纪印象》
- 390 / 夏中义：她在打捞历史——评朱竞的《世纪印象》
- 392 / 马平川：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档案——读朱竞《世纪印象》
- 396 / 谢冕：珍爱母语就是珍爱家园——读朱竞编《汉语的危机》
- 398 / 李新宇：鲁迅：经久不衰的话题——读朱竞编《鲁迅活着》

印象



海山

